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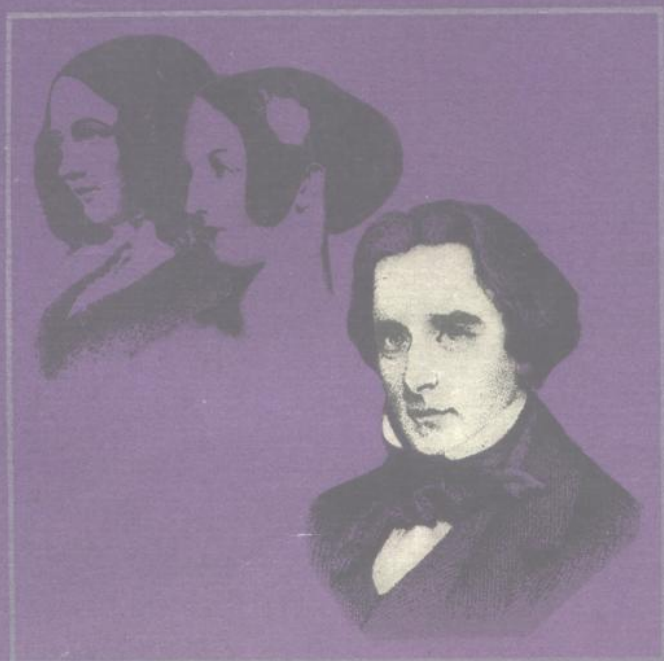


HFC 红帆船译丛

狄更斯与女性

HFCYC

HONGFANCHUAN YICONG



狄更斯与女性

〔英〕米·斯莱特 著 麻益民 译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Michael Slater
DICKENS AND WOMEN

根据J.M.Dent & Sons Ltd
1986 年版译出

狄更斯与女性

[英]米·斯莱特 著

麻益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8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3/4 插页2 字数199,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901—20000

ISBN7-5306-0430-9/I·361

定价: 5.00元

序 言

古往今来，用英文从事写作者，最伟大的诗人为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小说家则数狄更斯了。匹克威克先生和萨姆·韦勒^①两个人物于1836年问世，旋即征服了世人，许多图书馆竞相收藏赞扬其作者成就的著述。对于展现生活画卷、怪人奇事、惨死悲生的匠心；描写、想象及戏剧化的能力；作为真正体现人性的方方面面人物的塑造者，这位多产作家对社会各种弊端及道德江河日下所进行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对英国语言的不懈创造以及在遣词造句上的万般变化。所有这些都锻炼了许多国家的几代杰出的评论家。有关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初期所呈现的社会状况——教育、宗教、城市居住状况、犯罪等等——的反响以及在文学上的再现，人们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然而，就狄更斯关于女性的反响和描述，至今尚无分量可观的重要著作。女性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其中包括女性本身及同男子的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今天，对我们文化中妇女的历史，人们的兴趣日益广泛、愈加深刻，看来从事此项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对于过

① 匹克威克与萨姆·韦勒均为狄更斯名著《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译者

去三百年里英国文学中的妇女，这位最有创造力的天才是怎样讲的？他对女性的观念及妇女在生活中的作用印象又是怎样？在其作品中他又是如何展示女性人物的？探讨这些问题便是本书的宗旨。

合乎逻辑的起点是认真仔细研究狄更斯本人作为儿子、兄弟、情人、丈夫及父亲与妇女的交往。作家的亲身经历影响了其感情世界的最深层之潮流，形成了他对妇女及女性的态度与信念，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将其展现出来。这要考虑所有现存文献佐证，其中包括各种书信、回忆录等等，同时也要从有关狄更斯私生活的纷纭传奇、令人怀疑的道听途说中筛选鉴别，而这些传闻轶事又常常乔装打扮，好象是生平事迹。尤其是需要对狄更斯一生中同几位女性的关系的论断，更需要缜密的研究推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爱伦·特南，有些传记作家仅仅是将作家的作品还原为真实的生活，好象狄更斯本人是传记作家而不是故事的创作者。当然这不是说在他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与其作品中的女性之间不存在明显可辨的联系（如作家的母亲与〔《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太太之间、情人玛丽亚·伯德内尔与〔《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萝·斯潘洛或是与〔《小杜丽》中的〕弗洛拉·芬钦之间的联系）。显然，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联系，并且当他设法阐述这种往来接触时，作家将他对生活中具体与妇女的有血有肉的接触和了解演义成小说，这个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

研究狄更斯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位妇女，及她们对这位既是男子汉又是艺术家的影响。作家创作中期的十年（1846—

1856)里,其想象力最深刻地致力于女性人物的塑造上,这时是为妇女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将她们视为“相关的角色”。如狄更斯所认为的那样,致力于发掘女性善恶两方面都包括其中的潜在力。

“我父亲并不理解妇女。”据说狄更斯的二女儿某次这样评论道。至少直至最近,看来人们一直都认为,第一,她的看法绝对正确;第二,狄更斯小说中所表现的妇女形象,结果都是虚幻无力的。他的象尼克尔贝太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或甘普太太(《小杜丽》)那样令人发笑的妇女,历来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但书中刻意呈现的女主人公以及其他正面女性,其赞美者则寥寥无几。然而有些中肯的现代评论已经开始改变这一局面。譬如,利维斯博士^①关于阿米·杜丽的讨论、巴巴拉·哈迪教授关于艾迪丝·董贝的评论都属这一范畴(这两个人物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仅仅是老脑筋)。本书之意不仅在于提供迄今为止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论述,评介狄更斯同妇女的实际关系以及对她们的见解,而且,既然妇女的地位作为我们这位文坛泰斗的“阿喀琉斯的脚踵”^②被人们不公正地删掉了,我们还要进一步在评论上恢复其著作中妇女的地位。

① 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狄更斯研究家,与妻合著《小说家狄更斯》等。

——译者

② “阿喀琉斯的脚踵”,出自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无敌勇士阿喀琉斯年幼时,母亲为使他刀枪不入,提其脚踵浸入冥河,结果手握的部分未接触圣水,成为不能抵御利器的“致命弱点”。故称。

——译者

目 录

第一章	母子失和.....	1
第二章	姊弟情.....	34
第三章	露西——童年情侣.....	55
第四章	初恋情人玛丽亚.....	67
第五章	永恒的天使妻妹玛丽.....	99
第六章	妻子凯瑟琳.....	131
第七章	闺房哀怨：婚姻终结.....	176
第八章	矢志不渝的妻妹乔治娜.....	211
第九章	慈父与爱女.....	234
第十章	中年外遇：爱伦.....	267

附 录

1	“褻渎信”	291
2	狄更斯与爱伦·特南.....	296

第 一 章

母 子 失 和

茫茫世界，孤儿可怜，然而，被生身父母之爱所抛弃的孩子，则处境更惨。

——《董贝父子》第二十四章

查尔斯·狄更斯未来的母亲伊丽莎白·巴罗生于1789年岁末，如其儿子后来所述，当时法国的社会大风暴“伴有可怕的大海潮”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无疑，作为接踵而来的国际狂澜的结果，她的父亲查尔斯·巴罗1801年获得一项新职。先是在海军军需处参谋人员扩编之际，这位兰贝恩市的音乐师加入其中，旋即晋升，在城镇货币局任局长之职，年薪三百三十镑。1805年还在军需处为他一个年轻的儿子托马斯·卡利福德·巴罗谋得一职。托马斯恰巧与一个名为约翰·狄更斯的青年同一天上任。某同事后来称此人为“吸引人的无赖，曾与托·卡·巴罗的妹妹伊丽莎白私奔”。这一说法听起来似乎是局长大人对姓狄更斯的这位女婿并不那么热诚欢迎。然而，他的首肯最终还是赏赐下来。因为这对情人

1809年成婚时，伊丽莎白从法律上讲仍然尚未成年^①。毋庸置疑，约翰地位晋升、薪俸猛增（五年前年薪起点为五十六镑十五先令，到五年后的1810年增为二百一十八镑五先令），则有助于他接近未来的翁丈，尽管他的母亲是“帮佣”的——因为她是克鲁爵士的女管家，所以也算是相当体面的差事，但佣人毕竟是佣人。

巴罗局长的生活似乎是出大于入，因而便将政府大量公款据为己有，中饱私囊，以弥补薪俸之不足，1810年侵吞公款之事败露，其数额已达五千余镑，巴罗不久退隐马恩岛，以避免难堪的后果。不过这一切既未影响他的儿子托马斯，也未影响女婿约翰。同年约翰的长女范妮出世。婚后的最初十年或十一年，约翰和伊丽莎白的的生活尚属优裕。开始家住波特西，后来移居伦敦，最后1812年迁至查塔姆，这是他们的长子查尔斯五岁时的事。查尔斯沿用了盗用公款的外祖父之名字。

此时，伊丽莎白·狄更斯是一位体态俊美、眼睛明亮、朝气蓬勃的女子，乌黑波卷的秀发束于头上，纤纤细腰婀娜多姿（为此，她显然是“极其自负”的）。其性格开朗，这一点她的一个以知道内情为荣的孙女后来表露过：住在波特西时，伊丽莎白在查尔斯出生仅仅几小时前还参加舞会。她和她亲爱的“D”（她这样称呼约翰·狄更斯）的婚姻显然非常幸福，并且在命运之舟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依然如此。在约翰故去后，她写给塞缪尔·海登的信中谈到他——前

^① 当时英国法律规定，满二十一周岁为成年。——译者

此，海登将约翰的半身塑像送给伊丽莎白——“确实，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忘我无私。并且凡他服务过的人同时也获得他的友谊。在家中又是最钟爱的丈夫、最慈祥的父亲。”信中她又充满感情地向海登夫人谈道，“有这样一位情真意笃的丈夫来同甘共苦，分享快乐、分担苦恼，实为世上最大的幸福。”

在小查尔斯的生活中，狄更斯家庭的前十年一切顺利。此后又有四个孩子降生，其中只有利蒂希亚和弗雷德里克两个有幸活下来。伊丽莎白雇用保姆玛丽·韦勒帮她照料这不断扩大的家庭。正是这位玛丽·韦勒多年后着重描述了她昔日的女主人是“一位慈爱的母亲、贤慧的妻子”。此话大概部分是针对广为流传的说法，即狄更斯的母亲是尼克尔贝太太傻里傻气的形象的原型。如果确实是玛丽而不是另外的仆人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讲述那些活灵活现的床边儿童故事，有关他后来的“幼儿故事”一文中所回忆的“凶狠残暴的”人物，如“谋杀者上尉”，那么玛丽本人在狄更斯的教育上应该说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狄更斯说是他母亲首先启蒙他的求知欲望，唤醒他读书的激情。她“每日按时教他，教了很长一个时期，卓有成效，他确信无疑”。大卫·科波菲尔是在母亲膝前学习字母表，乐于接受“性格温顺的O、Q和S三个字母”。这简直是狄更斯本人生平往事的写照。但可怜的科波菲尔太太，这位矮小的前家庭教师在大卫的教育上，无法与狄更斯的母亲在教育儿子方面相媲美，后者甚至能使儿子达到拉丁文“入门”的程度。

除了母亲在他幼儿时教他读书学习的细节外，对于伊丽

莎白是哪一类女子，年幼的查尔斯对母亲持什么态度，我们从福斯特所著的传记中知之甚微。她在狄更斯19世纪40年代所写的自传的片断（福斯特将其中一部分重印）中两次出现。一次是悲天悯人得令人发笑，她试图开办一所学校，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另一次则是心肠如铁，几近犯罪，急切地将十二岁的查尔斯送回他所憎恶的黑鞋油作坊干活。对于狄更斯就这两段插曲所做的评论容后考虑，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现存的对伊丽莎白最详细的人物描写。这段往事是伦敦的戴维医生的妻子戴维太太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的。1850年父亲约翰病重，狄更斯将他送到戴维医生的诊所医治。约翰和伊丽莎白搬到布卢姆斯伯里的克佩尔街戴维医生家中，1851年约翰经历了剧痛之后与世长辞。戴维太太的信是二十三年后写的，其时福斯特所撰传记第一卷已问世，看来是意在维护狄更斯双亲的名声，肯定其子对他们的爱。这一点福斯特的读者可能深表怀疑，尤其是对伊丽莎白。戴维太太的信发表在一家美国杂志《利平科特杂志》上，刊在“每周闲话”这个特写栏目内，时间为1874年7月。

戴维太太写道，“狄更斯夫人”

身材小巧，年轻时很漂亮，褐色双眼明媚动人，心地善良，性情随和，待人友好，因而人们愿意与她交往。她与尼克尔贝太太之间相似之处的某些细微特质简直是被夸大了。她可谓是超群的滑稽大家，她的模仿能力确实有些惊人。每每走进一个房间，她几乎都是下意识地注意室内家具、布局摆设，并且，如果遇到有什么

位置不当或可笑之处，事后她总是以最可能的饶有风趣的态度描绘一番。也以同样态度注意她朋友及熟人的个人特征。她还擅长表现凄苦悲凉的场面，在讲到某个悲惨事件时能使听者怆然泪下。她稍有跛足，这是在伦敦的索合剧院参加私人演出时穿越舞台活板门跌伤双腿所致。依我之见，狄更斯的才华大部分来自母亲，从她那里获得对滑稽可笑及喜怒哀乐敏锐的欣赏能力，以及可观的戏剧天才。狄更斯夫人幽默诙谐的谚语、无与伦比的模仿常常使我和妹妹捧腹大笑、前俯后仰。查尔斯必然喜欢母亲，尊敬母亲，和藹地侍奉母亲。

在狄更斯自传的片断中，我们只能窥见戴维夫人所强调的伊丽莎白的这些性格，她的观察能力以及表达事情的才能。约翰的厄运最后终于降临头上：去马夏西监狱坐牢，这时妻子及年幼的孩子与他相伴，小查尔斯寄宿在外，晚上去探望家人；他回忆说，在这种时刻“我总是乐于听母亲讲述她所了解的狱中负债者的家世历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前此不久他谈到“早期观察人的兴趣”时，根本未考虑一个明显的想法：他艺术的根基可能是承袭于母亲，或者至少是受她示范榜样的启发而牢牢形成的。

在迁至坎登镇进马夏西监狱之前，一家人住在质朴宜人的查塔姆，关于这时伊丽莎白对待长子的态度使其童年变得忧郁这一说法，我们从自传的片断中看不到任何迹象（已经引证的母亲早期教子一事除外）。但福斯特确实引用狄更斯1841年给华盛顿·欧文的信中关于自己的描写，信中说自己是

“一个非常瘦小、没有得到特别照顾的男孩”。这段引证看来使母亲的形象受到了不应有的玷污。举例说，这同他自己关于母亲对他早期教育日夜辛劳的回忆很难吻合。

狄更斯所认为对孩子恰如其分的照顾，伊丽莎白可能认为是放纵，1841年她给一个年轻熟人留下的印象是“通情达理的”。在上述给塞缪尔·海登的信中，伊丽莎白又向海登的夫人谈到他们的儿子——显然是指这对夫妇的独子，“我恳求您不要娇惯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的儿子，我担心会出现与此建议相矛盾的各种可能性，对于有独生子的家庭来讲，事情相当困难，家长应坚持定的态度，超过慈母所具有的坚定态度。”这段文字表明，在查塔姆居住时，即使她已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未来天才的母亲，她也会抵制对孩子任何“特殊”照顾的吸引，担心那样孩子可能会娇生惯养。然而，成年后的狄更斯回顾早期生活时常常是充满遗憾与愤懑。“一个有独创能力、反应敏捷、热心求教、专心致志，但不久便受到挫伤的孩子”。对于超常的天资被母亲如此忽视，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他的父亲至少为儿子能在众人面前唱几首滑稽歌谣而感到骄傲，并且在一起散步时鼓励他长大后成为一个人物，甚至是象盖茨山庄这样一所深宅大院的主人。戴维夫人写道，“狄更斯夫人在儿子的童年时代看来没有预见到他未来的成名”，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出于信誉，在儿子名扬四海的年代，她并未声称自己在这方面曾经进行了母教。然而，她确实记得“许多小事情，后来她常常津津乐道地述说这些往事”。戴维夫人所介绍的一个例子尤其有趣，因为狄更斯本人在《远大前程》一书中采用了这个例子。

查尔斯还在孩提时代，当时家住查塔姆，有一次每日例行户外散步时，保姆费了好大的麻烦才使他同意与大家一道走。散步后回到家里，狄更斯夫人问保姆，“噢，回来啦！孩子们都怎么样？”“都表现得好了，太太——只有查尔斯是个例外。”“他干什么了？”“噢，夫人，他要坚持每天走同一条路。”“查理，查理，怎么能这样？”这个小淘气却说，“不过，妈妈，《圣经》上不是说‘君子守道终生如一’吗？”

可以肯定，我们这一段资料来自《远大前程》第七章的开头，当时皮普不甚清晰地坦白了他对“神权地位”的想法，他的教义问答手册将他束缚于神权。

我清楚地记得，我猜测自己的宣言：要“在一生中始终使自己肩负义务，从我们家房子出发，穿过村子，朝固定方向，走同一条道路”，永不转向，既不为车轮匠的店铺所左右，也不受磨坊的影响。

我们寻找证据，将伊丽莎白关于自己及儿子在查塔姆时的回忆同狄更斯本人的回忆作一对比，为后者所能找到的材料除了福斯特所讲的外，看来仅仅是马库斯·斯通所记载的轶事而已。狄更斯为了老斯通——弗兰克·斯通的缘故而结交的这位年轻艺术家，他为狄更斯最后完成的大作《我们共同的朋友》而作插图说明。19世纪60年代，一次与斯通一起在查塔姆散步时，狄更斯指向一堵矮墙说，“我记得……我可怜的母亲，上帝保佑她，把我举到那墙脊上，所以我能挥

动帽子先后向乔治四世和雷根特亲王欢呼。他们正骑马经过这里。”这段文字同样使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带有轻蔑的口气，采取消闲解闷的方式。这种情绪在自传的片断里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叙述，述说伊丽莎白1823年为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状况而产生办学的企图。全家迁回伦敦后共有五个孩子要抚养，随着丈夫经济收入的日趋减少，她感到“施展自己才能”的时机已到。靠她家的朋友、狄更斯的教父克里斯托弗·赫法姆的帮助，伊丽莎白决定开办一所学校。根据狄更斯本人的回忆，看来他母亲毕竟还是有教书的天赋。赫法姆是一位出售船用杂货的商人、船上索具装配工匠、海军用品承包商，家住利姆豪斯，“日子过得殷实富裕”。他自然熟悉许多从事东印度贸易的人，因而肯定有足够理由料想，他可能向那些本人侨居印度而想把子女留在国内得到照料、接受教育的家庭推荐，通过这一途径帮助“狄更斯夫人学堂”找到小学生生源。但是，正如夏洛特·布朗蒂后来所发出的哀叹，“人们在尝试完某事之前，总以为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招收学生不同于获得其他商品。”更有甚者，赫法姆本人恰在此时也不幸陷入困境（并于1824年破产），所以他除了可怜的伊丽莎白的事外，还要为他自己的许多事情烦恼。在自传的片断中狄更斯提到专门在戈沃北街租赁房屋，开办学校，并有一块刻有校名的铜牌钉在大门上一事。后来又用令人沮丧的几句话描写这桩事业告吹的情况：

我在许许多多人家门前留下了帖子，提请人们注意

这所学校的诸种长处。然而无人前来问津，我也不记得有任何人表示要来上学。更不记得我们做任何准备，以接受学生入学。但我知道，我们与肉铺掌柜、面包房老板关系已僵，正餐食品不多，最后父亲身陷囹圄。

安格斯·威尔逊观察敏锐，写道，“对他母亲想入非非的计划〔也不是那么“想入非非”〕，这种攻击的细节需要注意。因为他将这种攻击同家务管理的失败联系起来（仅仅部分合乎逻辑），并同他父亲被捕入狱联系起来（相当合乎逻辑）。这确实超过了轻蔑开心取笑的程度。在自传的片断中，当狄更斯后来提到母亲时，凡是有点什么价值，则都是闪闪发光的。一家人住在坎登镇时，在搬到戈沃街之前，狄更斯姨夫前妻之子，年轻的詹姆斯·拉默特寄宿在狄更斯家。他对查尔斯很感兴趣，替他制作一个玩具剧场。此时查尔斯的父母经济拮据，他建议送孩子出去工作，去一家新开业的黑鞋油作坊给瓶子贴商标，每周可以拿到六至七先令的工资。拉默特在那个作坊任总管一类的职务。毫不奇怪约翰和伊丽莎白居然“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项建议。他们可能从未想过这件事给他们的儿子带来的震惊和愤怒，尽管他们后来对此事的沉默说明了他们的态度。狄更斯写道，“从那一时刻开始，时至今日，我的父母在这方面一直哑口无言。对他们二位来说，不管这是多么遥远的陈年旧事，我从来未听他们谁提及此事。”

在自传的片断中，对于自己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处境，心理与感情两方面所遭受的打击，程度之深，表露淋漓，无庸置

疑。

我至今困惑不解，在当时那样年龄会被如此轻易弃之不管。

没有建议、没有商量、没有鼓舞、没有安慰、没有支持，我不记得有任何人给我以援助，因而只有上帝助我。

要是我获得任何关注，说不定我会轻易成为一个小强盗或一个小流氓。

“小强盗”，费金恰恰企图使孤儿奥列佛·特维斯特成为一个小强盗（奥列佛的父母双亡，未尽天职，其父在他降生前故去，其母产后不久离开人间，使他孤苦伶仃，带上私生子的烙印）。如果想把狄更斯在黑鞋油作坊那种充满恐怖的生活同《奥列佛·特维斯特》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开始几章作者刻意描写自己童年的《大卫·科波菲尔》相联系，那么，我们研究狄更斯自传片断，同样也必须考虑作家奇怪的第二部小说〔《奥列佛·特维斯特》〕，该书将公开的讽刺同个人的恶梦溶为一体。

狄更斯写道，现实生活中的这家工厂仅有“一座摇摇欲坠的旧厂房，坐落河畔，鼠害成灾”。费金的贼窟亦如此，应该承认，莫德斯通—格林比的贩酒货栈情况雷同。在这里年幼的大卫忍受着“外人不知道的苦痛”，但是莫德斯通的货栈总管、浅薄的奎尼恩先生对于大卫的命运并没有打主意，与此相对照的是，费金的罪恶计划是“染黑”奥列佛，并且“永远改变其颜色”。奥列佛被投入一种地狱，受尽魔鬼本人的折磨